

# 汉语红移

多文体书写的汉语文化哲学

任洪渊 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 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 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# 汉语红移

多文体书写的汉语文化哲学

任洪渊 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汉语红移 / 任洪渊著. —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 
2010. 4

ISBN 978-7-303-10138-2

I. ①汉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汉语-研究 IV. ①H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21461 号

---

营销中心电话 010-58802181 58808006  
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<http://gaojiao.bnup.com.cn>  
电子信箱 beishida168@126.com

---

出版发行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[www.bnup.com.cn](http://www.bnup.com.cn)  
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 
邮政编码: 100875

印 刷: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  
开 本: 160 mm × 230 mm  
印 张: 22. 75  
字 数: 300 千字  
版 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 
印 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: 39. 80 元

---

策划编辑: 马朝阳 景 宏 责任编辑: 景 宏 马朝阳  
美术编辑: 毛 佳 装帧设计: 毛 佳  
责任校对: 李 菡 责任印制: 李 丽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: 010-58800697

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: 010-58808104

外埠邮购电话: 010-58808083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: 010-58800825

# 目 录

任洪渊词典 / 1—354

## 导 言

### 导言 1 还是那个太阳

我的 2007 独白 / 3

- 1 一个没有明天的黄昏，不是前夜 / 3
- 2 21 世纪的第一次日出，第一个眼神 / 8
- 3 在同一个太阳下，欧洲“—”法的历史与明天的“+”法 / 13
- 4 在同一个太阳下，同样写进《圣经》《古兰经》的词语与记忆 / 17
- 5 在同一个太阳下，由宇宙年龄的地球到人生岁月的地球 / 22
- 6 世纪日食：假如工具理性的头颅遮断了阳光 / 27

### 导言 2 面对希腊逻各斯的中国智慧

汉语与拉丁诸语世纪对话的一次语言学准备 / 35

- 1 在西方“语言转向”中重新发现汉语 a / 35
- 2 在西方“语言转向”中重新发现汉语 b / 42

## 2 汉语红移

- 3 在西方“时间再发现”中回到中国时间 / 48
- 4 在奥林匹斯众神前回望龙飞凤舞 / 56
- 5 从非逻各斯中心到汉语智慧的重新临场 / 63

## 内 篇

### 1 汉语改写的西方诸神：水仙花何时开放？ / 79

- 1.0 1999 独白：追问自己 / 79
- 1.1 20 世纪的象和隐喻 / 84
- 1.2 再文艺复兴——返回苏格拉底前神话的希腊 / 87
- 1.3 尼采：阿波罗的自照与狄奥尼索斯的第一推动力 / 93
- 1.4 叶芝：丽达与天鹅，神的灵智与野性的力 / 96
- 1.5 弗洛伊德：20 世纪的《出埃及记》  
与希腊人性——希伯来神性的再次相遇 / 102
- 1.6 由俄狄浦斯的弑父到寻找摩西寻找父亲 / 106
- 1.7 加缪：石头推动的人 / 108
- 1.8 西西弗斯的黑色的太阳 / 111
- 1.9 世纪黄昏的马尔库塞 / 117
- 1.10 俄耳甫斯的歌与那喀索斯的影 / 120
- 1.11 水，水仙花 / 122

### 2 非格林威治：在时间里抗拒时间 / 129

- 2.1 生命的“现在”与历史的“现代” / 129

- 2.2 托尔斯泰的时间词：历史编年中的生命瞬间 / 134
- 2.3 普鲁斯特的回忆：在现在经历的过去 / 143
- 2.4 米兰·昆德拉的不朽：堆积历史的脸与无纪年的姿势 / 154
- 2.5 海德格尔的此在：时间是存在公开自身的地平线 / 166
- 2.6 从爱因斯坦到普里戈金：现代物理学重新发现时间 / 172
- 2.7 中国时间：  
老子庄子的“始”，“极”，“返”，与惠子的时空维度与向度 / 185

### 3 语言相遇：汉语智慧的三度自由空间 / 193

- 3.1 巴尔特：  
本文的快乐——由写作的“零”到符号的“空” / 194
- 3.2 德里达：  
Trace 的文，Différance 的新文字，Writing in general 的“无” / 202
- 3.3 语言相遇：  
现代法语的“零”“空”“无”与汉语的“无名”“无言” / 214
- 3.4 聆听与回答：汉语智慧的三度自由空间 / 219

### 4 主语的诞生：词语红移的曹雪芹运动 / 230

- 4.1 生于语言也葬于语言：词语的器官化与器官化的词语 / 231
- 4.2 命名与再命名：在无尽叙述中的人和世界 / 238
- 4.3 主语的诞生：语言的复写/改写，阅读生命/书写死亡 / 244
- 4.4 生命和语言的狂欢：词语红移的曹雪芹运动 / 248

## 4 汉语红移

- 4.5 又一届汉语青春：吃尽胭脂的词语碰击儒的头道的头佛的头 / 253

## 5 眺望 21 世纪的第一个汉语词 / 259

- 5.0 世纪之交的一场语言仪式 / 259
- 5.1 在另一种语言中认识自己 / 262
- 5.2 一个词改变了自己 / 265
- 5.3 词语太阳一样每天都是新的 / 269
- 5.4 人体器官延伸的象形文字 / 271
- 5.5 汉语的曹雪芹红移 / 274
- 5.6 提前的告别——侧身走过同代人身边 / 277
- 5.7 从所有的侧影中看到了自己的正面 / 280
- 5.8 世纪末的开始：由走出汉语到回到汉语 / 283
- 5.9 词语在前面，创造怎样的今天也就重建怎样的传统 / 285

## 6 为了叫出自己的汉语世纪

与女儿 T.T 和她的同龄人论诗论语言 / 289

- 6.1 命名者，诗准备了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 / 289
- 6.2 在克隆人面前重新发现人 / 293
- 6.3 在屏幕面前重新发现语言 / 297
- 6.4 在与西方语言相遇中重新发现汉语 / 301
- 6.5 在一首现代汉语诗中读一部中国文学史 / 305

外 篇

找回女娲的语言

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 / 311

人：本体的黑暗 / 语言的自明 / 311

生命/ 文化 / 315

时间/ 空间 / 319

今天/ 历史 / 323

语言：叛乱/ 征服，有言/ 无言 / 326

我生命中的三个文学世纪 / 331

代跋 我的第二个二十岁 / 347



# RR 导言



## 导言 1

# 还是那个太阳

我的 2007 独白

## 1 一个没有明天的黄昏，不是前夜

戈尔巴乔夫的身后只有无边的黄昏，黄昏有多长，他的失望和对他的失望就有多长。

没有明天的一代——不管是抛弃了明天，还是被明天抛弃了。

有多少双眼睛延长了那个黄昏？

1991年12月25日的落日落下了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那一面红旗，一片最后的落霞。

落下了，一次没有开始的结束。向往千年的“明天”过早失落了，到黄昏，再无人守候黎明。俄罗斯有暮色连着曙色的白夜，还要有回到昨天的明天。还有多少双眼睛在延长那个黄昏？

戈尔巴乔夫是被黄昏淹没的第一个人，尽管他是在一个早晨，

还是那个太阳

一个没有明天的黄昏 不是前夜

暮色连着曙色的白夜 回到昨天的明天

REN'S DICTIONARY

#### 4 汉语红移

并且是为了一个开始，走上克里姆林宫那个命定的位置的。1985年3月11日凌晨，莫斯科郊外别墅还带着晓霜的花园小径，留下了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来来回回踱步的脚印。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！戈尔巴乔夫对赖莎说。这句半是诀别半是期许的话，一旦从果戈理的人物中喊出，就在屠格涅夫的巴扎洛夫、托尔斯泰的列文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梅斯金们的嘴边，一再重新响起。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，他说出的不过是他们隔世的尾声。他原本是来结束俄罗斯生活的果戈理戏剧，却成了果戈理戏剧的最后一个人物，仿佛他不上场，果戈理的俄罗斯戏剧就不会落幕。结束了。

向谁谢幕？

没有明天。戈尔巴乔夫的黄昏回忆，因为庆幸赫鲁晓夫和安德罗波夫早他辞世，尤其显得凄迷。他们不必像他那样，面对历史对他的失望和他对历史的失望了。或许，对于戈尔巴乔夫，只有不尽的黄昏能够隐藏他的失望和对他的失望。在他前面，赫鲁晓夫留下一个希望走了，即使孤寂地走进圣处女墓地的静谧中，也是一个永久的等待。安德罗波夫再留下一个希望走了，国葬的炮车、旗阵、战刀和礼炮过后，也是红场陵园安德罗波夫角的永久回望。戈尔巴乔夫的身后只有无边的黄昏，黄昏有多长，他的失望和对他的失望就有多长。无尽的戈尔巴乔夫暮霭。

连萨哈罗夫院士也没有或者不愿走出那个黄昏。20世纪70年代，在一个又一个11月7日风雪的夜晚，萨哈罗夫年年孤独一人肃立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。静静的雪地重叠了他和普希金铜像的身影。普希金几乎就是自由俄罗斯的一个召唤词。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，它现存的一切语言，都将传诵我的名字，无论是骄傲的斯拉夫子孙，是芬兰人，以及现在还是野蛮的通古斯

果戈理的俄罗斯戏剧落幕的人物  
戈尔巴乔夫暮霭 历史对他的失望和他对历史的失望

俄罗斯雪史 雪祭

人，和草原上的朋友——卡尔美克人。但是铜像下的萨哈罗夫是一个沉默的回答。俄罗斯雪祭，映过十二月党人的绞刑架，映过向西流亡与向东流放的路，也把萨哈罗夫孤零零的广场映在自己的白色雪史中。

俄罗斯听到了萨哈罗夫氢弹的爆炸和他无声的愤怒。不过，无论是前期萨哈罗夫的政治物理学，还是后期萨哈罗夫的物理政治学，都不属于“明天”。消失就消失在黄昏的朦胧里吧，何必不到黎明，消失在暧昧时辰的暧昧人影里。守着黄昏的萨哈罗夫可能是一个离戈尔巴乔夫最近的人。

在戈尔巴乔夫的黄昏前，曼德尔施塔姆也一直生活在果戈理背后的黑夜里，黑夜太长了，以致他有一双被嵌入黑夜的眼睛。眼睛，一双双望不破黑夜的星辰，落进了黑夜，加深了黑夜，甚至，嵌进黑夜——他的眼眶成了黑夜延展的新边界。

黑夜和地狱是一种颜色。古米廖夫、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注定是生来重读《神曲》也重写《神曲》的。他们在俄语中找到了“但丁的语言”。他们俄语的 Дант(但丁)就是 Я(我)，除了斯大林，大概没有第二个人不叹赏他们这一个世纪性的人称代词。“但丁的俄语”是他们的独白，对话，询问，引言，转述，插入语和应答的肯定词与否定词，尤其是突然映照他们一个个相同字词的千年互文。曼德尔施塔姆的《论词语的本质》引古米廖夫的《词语》为题辞，阿赫玛托娃的《关于但丁的演讲》又是曼德尔施塔姆《关于但丁的谈话》的尾注——他们的词语与词语互相碰响，擦亮，一个语言冷辉照人的“白银时代”，与雪同色。囚禁，流放，处决，他们的语言都拒绝再增加一个愤怒词，仇恨词，诅咒词。出于人的高贵和高尚，他们宁肯把地狱改写成炼狱，把苦难改写成受难，把

Дант 就是 Я 一个世纪性的人称代词

白银语言与雪同色

但丁的俄语 文化遗民的语言

牺牲改写成祭献，他们面对生命的毁灭是悲悼：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悲悼古米廖夫。阿赫玛托娃悲悼曼德尔施塔姆。阿赫玛托娃之后，他们银灿灿的词语，就是教堂的白银祭器，悲悼。

而且，欧洲所有的语言，都把他们的“但丁的俄语”听成了某种文化的乡音。虽然遥远，但是欧洲没有断裂，俄罗斯也没有陆沉，但丁在，以 ДАНТ 为第一人称的白银语言仅仅是暂时沦陷的文化遗民的语言。

把眼睛嵌在黑夜边上，如果有明天，那就是离第一线晨曦最近的地方了。1933年，列宁格勒，阿赫玛托娃在曼德尔施塔姆面前吟诵《神曲·炼狱第30歌·贝雅特丽奇现身》，曼德尔施塔姆的回答是两眼泪水。1965年，莫斯科，只子遗下阿赫玛托娃一个人了，她在但丁700周年诞辰纪念晚会上仍然憧憬贝雅特丽奇再临的日出。贝雅特丽奇出现在晨光与天使们“满手分送百合花”的花雨里，她的身姿使与青天一色的橄榄叶冠、白色面纱、绿色披风和火焰红长裙成为生命的图案：信仰，希望，挚爱。可惜，地狱过去了，炼狱也过去了，无人守候黎明，也没有贝雅特丽奇的降临日。谁还站立在全世界的面前？曼德尔施塔姆们早已把自己的眼睛嵌进黑夜，好像是为了不俯视今天嵌满天堂什么也不眺望的眼睛。

可能只有帕斯捷尔纳克瓦雷金诺的淡紫色暮霭，远远弥漫到这个黄昏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站在门廊的台阶上，目送拉拉的雪橇远去。远方，从旷野开阔的雪地，雪橇飞驰过斜阳余晖的一刻，拉拉就是他的斜阳，更远，到峡谷那边雪原尽头蓝色的雪线，绛紫色落日沉下和雪橇一闪即逝的一瞬，拉拉就是他的落日。

曹雪芹从一个少男的眼里 看到了一代少女  
帕斯捷尔纳克从一代少男的眼里 看到了一个少女  
一个世纪的惊疑需要她的眼神 一个世纪苦痛的主题需要她的脸书写  
任洪渊词典 一代同龄少男的青春需要她16岁少女“大胆的体态”

晚霞洒在雪地上的紫红色光点渐渐黯淡成濛濛的暮色，像是拉拉迷茫的回眸，仿佛还近在眼前，却已经远在天际。日瓦戈对映在自己身上的晚霞说，谢谢，用不着照我，他惆怅的目光也断在天边。JJa JJa!

那个帕斯捷尔纳克的夏娃，像是几千年的最后怀念与最初的悼念，在一个末日还原了她创世的诱惑。在一个末世，曹雪芹从一个少男的眼里看到了一代少女，在另一个末世，帕斯捷尔纳克从一代少男的眼里看到了一个少女。拉拉！一个世纪的惊疑需要她的眼神。一个世纪的怨诉需要她的嘴唇。一个世纪苦痛的全部主题需要书写在她的脸上。最主要的，一代同龄少男的青春需要她16岁少女“大胆的体态”。她是同代男孩眼里的第一个女孩，而且，她一走进他们的视线也就永远遮住了其他的女孩。他们也用自己最高的天赋回报她的美丽：一个以使徒一样殉难的狂热，另一个以在铁与血后尚存的柔情，第三个以逃避或者抗拒乱世的审美的自赎。

拉拉的天性是要叫出大地上所有事物的名称，但是，她和“革命”的安季波夫、“反革命”的加利乌林以及由彷徨在两者之间到挣扎在两者之外的日瓦戈，都为读懂书本上的词语耗竭了一生，直到被写进同一本历史书的同一行字：世纪梦的幻灭和美的毁灭，他们见证。

帕斯捷尔纳克的瓦雷金诺惜别也是瓦雷金诺期待。所以他把《日瓦戈医生》的尾声写成《战争与和平》尾声的续篇。不过，尽管1945年柏林凯旋的一代也像1812年巴黎凯旋的一代一样，来瞻望“明天”，毕竟20世纪50年代重复的19世纪20年代的“明天”，早已是“昨天”。其实帕斯捷尔纳克对托尔斯泰的重复叙述，也就是20

没有明天的一代

等到第五代第七代拉拉出现在一代少男地平线上的一天

等到她用自己的词语重新叫出大地上所有事物名称的一天

REN'S DICTIONARY

## 8 汉语红移

世纪俄罗斯对19世纪俄罗斯的重复叙述。

没有明天的一代——不管是抛弃了明天，还是被明天抛弃了。也许等到第5代或者第7代的拉拉出现在一代少男地平线上的那一天，等到她用自己的词语重新叫出大地上所有事物名称的那一天，才是明天？

至少戈尔巴乔夫没有明天的黄昏，不是前夜。

## 2 21 世纪的第一次日出，第一个眼神

比天外行星还要突然的撞击，纽约世贸大厦的双塔顷刻崩毁在无数双惊恐的眼睛里。

那些引爆自己生命的人投给世界的最后一个眼神……熄灭得连太阳也来不及捕捉，因为死亡从来不转过身来。

2000年的第一个旭日，地球上的眼睛相视在同一个太阳上。还有一个共同的太阳。太阳，眼睛，眼睛，太阳，眼睛与眼睛连成一条日出的地平线，而所有语言的“太阳”，Sun, Soleil, Солнце, 印地语，阿拉伯语……碰响一个黎明。

一天24小时日出，可是什么都没有开始。回到1917年前的语言和秩序，一切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命名过的。

还是那个太阳，太阳下，还是那个地球轨道，还是那个人类，还是同一个主语，还是你们、我们和他们。明天，明天还是重复的昨天。

21 世纪的第一次日出 还有一个共同的太阳

眼睛与眼睛连成一条日出的地平线 所有语言的“太阳”碰响一个黎明

任洪渊词典



唯有太阳辉煌得看不见自己。阳光一亿年又一亿年地凋谢了，只有那么两缕偶然成了眼睛。只有两缕就够了。当太阳第一次在人的眼睛里反观自己的时候，是何等夺目。眼睛反观自己吗？人的眼睛看见了自己第一次看见太阳的第一个眼神吗？

至少，在阳光投下蝴蝶梦和鲲鹏逍遥的幻影之后，投下菩提树下的涅槃幻影之后，投下奥林匹斯阿波罗家族的众神幻影之后，恐怕连太阳都在等19世纪莫奈们一代人憧憬与梦幻的眼神。

等来了莫奈的日出。因为有莫奈的眼睛，伦敦雾原来是橙色的。莫奈改变了阳光下世界的颜色，也在改变颜色的同时改变了阳光，甚至太阳。

同一种色温，在雷诺阿和高更的眼里，女性人体也就是一种阳光流艳的性感光谱、或者色韵的音阶。那是阳光最华丽的部分，不可抗拒的，他们被吸引在光中并且随光浮沉：攀不上项的高耸，没有底的沉落，触摸不到边的旷远，以及无岸的漂泊与无涯的漂流……他们自己也已经是一片光了。

而凡·高是那样孤寂，忧郁，在莫奈身边，莫奈的阳光却给他投下更浓更重的阴影。向南，再向南，非洲和赤道线上离太阳最近的地方，又已经铺展到戴拉克罗瓦的画面。凡·高甚至没有她。只剩下自身的裂变，自己焚烧自己了——这是天意，他自己就是太阳，就是浮世绘后最明艳的“日本”，他走过的道路就是近日的赤道。太阳的历程，凡·高沿途留下了他的日出，星夜，苹果花和向日葵……他最后的麦地也不到黄昏。麦地，依旧是麦芒与太阳的光芒一色，抗拒着暗云怒捲的天空，连暗云与麦地之间浓墨乱点的鸦群，也仿佛是太阳黑子的黑色火焰，直到烧尽自己。凡·高还有一片开放在表兄莫威墓地的桃花，花下，花影一样的，

19世纪 憧憬与梦幻的眼神 改变阳光改变太阳的眼睛

莫奈日出 凡·高近日的赤道

雷诺阿和高更女性人体性感的光谱 色韵的音阶

REN'S DICTIONARY